校本三國志

汲古閣刊

十冊

平安館藏未完結享和重刻

陳壽三國史九六十五篇總六十五卷

魏志三十卷

蜀志一十五卷

吳志二十卷

裴松之註

圖書館藏

皇

陳登當陳宮不同此四人合傳也

武
文德
明元郭皇后
六卷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術
七卷
呂布
臧洪 陳容
八卷
公孫瓚
陶謙
公孫
康子恭
康弟綝
張邈 陳登
劉表
袁紹 子譚 尚
文昭甄皇后
明悼毛皇后
張燕
張魯
九卷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曹仁 弟純
曹休 子肇
夏侯尚 子玄
張繡
夏侯淵
曹洪
曹真 子爽 弟義 訓 何晏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十卷
荀彧 子惲 孫虨 冀
荀攸
賈詡
十一卷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田疇
邴原

十二卷

崔琰 妻李 孔融 許攸
徐奕
邢顒
司馬芝

十三卷

鍾繇 子毓
王朗 子肅 周生烈 董遇 隗禧 隗禧乃嘉注中人
華歆

十四卷

國淵
王脩
管寧 胡昭 王烈 張臶 焦先 何夔楨在張臶傳中
毛玠
何夔
鮑勛

十五卷

程昱 孫曉
董昭
蔣濟

十六卷

劉馥
梁習
溫恢

十七卷

杜畿 子恕 孫預
倉慈

李楊乃斐注中人不應附見

司馬朗
張既
賈逵 李孚 楊沛
蘇則
鄭渾

郭嘉
劉曄
劉放 孫資

清世見婁注中某抆本傳親字衍

張遼
于禁
徐晃

十八卷

李典
臧霸 採觀
呂虔
典韋
龐淯 毋娥親

十九卷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譙懷王熊
樂進
張郃

李通
文聘
許褚
龐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二十卷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相殤王鑠
彭城王據
沛穆王林
濟陽懷王玹
范陽閔王矩
臨邑殤公子上
剛殤公子勤
�accessible戴公子整
樊安公均
東平靈王徽
贊哀王協
東武陽懷王鑒
元城哀王禮
清河悼王貢

鄧哀王仲
燕王宇
中山恭王袞
陳留恭王峻
趙王幹
楚王彪
穀城殤公子乘
靈殤公子京
廣宗殤公子棘
樂陵王茂
北海悼王雖
東海定王霖
郯懷王邕 懷字照本傳校定北監本亦作哀
廣平哀王儼

二十一卷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郯鄂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應璩 應貞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衛覬 潘勗 丁廙 楊修 荀緯 王象
劉廣

南監本無應瑒二字從此本增

劉劭 繇弟 仲長統 蔡林 章誕 傳嘏
孫該 夏侯惠 杜摯

二十二卷

桓階 陳群

陳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二十三卷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子秀

二十四卷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楊阜

辛毗

高堂隆 棧潛

二十五卷

二十六卷

滿寵 郭淮

牽招

二十七卷

徐邈 胡質子威

王昶 王基

二十八卷

杜夔不當在方技之列

王淩 令狐邵
諸葛誕 毌丘儉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二十九卷 方伎
華佗 吳普 樊阿
朱建平
管輅
周宣
杜夔
三十卷
烏丸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鮮卑
馬韓 辰韓 弁辰 倭人
烏丹
三十一卷 劉二牧
劉焉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二王妃子
先主甘皇后
後主敬哀張皇后
先主子永
後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諸葛亮 子喬 瞻 樊建

先主傳有以宗子畧在末卷輔臣傳贊注中

宋本無喬字

三十六卷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三十七卷
龐統
法正
三十八卷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三十九卷
甲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呂乂
四十卷
董允陳祇、附皓
彭羕
四十一卷
劉封
李嚴
廖立
魏延
劉琰
楊儀
四十二卷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篤
張裔
楊洪
費詩

楊洪傳有何祇復有李張嶷傳

杜微
杜瓊
孟光
尹默
譙周
四十三卷
黃權
呂凱
王平
四十四卷
蔣琬 子斌 劉敏
費禕
姜維
四十五卷
鄧芝
宗預 廖化
張翼
楊戲 王嗣 衛繼
常播
三人合門本去

周群 張裕
許慈
來敏
李譔
卻正
李恢
馬忠
張嶷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四十七卷
吳王權
四十八卷 三嗣王
孫亮
孫皓
四十九卷
孫休
孫策

劉繇子基

士燮子徽 燮弟壹 南監本有壹字二字宋本无

五十卷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王權徐夫人 祖父眞 眞子晅

吳王權潘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皓滕夫人

五十一卷 宗室

孫靜子瑜 皎

孫賁子緊

孫翊

孫匡

孫恩

孫輔

孫堅

孫權

孫和何姬

孫亮全夫人

孫休濮陽夫人

孫皓何姬

太史慈

五十二卷

張昭子承 休 弟子奮

諸葛瑾少子融

五十三卷

張紘子玄 玄子尚

程秉徽崇

薛綜子翊 瑩 翊南監本作翎

五十四卷

周瑜

呂蒙

魯肅

孫匡

孫桓

孫韶

顧雍子邵 邵子譚 承

步騭小子闡

嚴畯裴玄

闞澤唐固

五十五卷

程普

韓當

周泰

董襲

凌統

潘璋

五十六卷

朱治

呂範 子據

五十七卷

吳錡子汜 忠 昌

朱然 子績 宋本云子績二字

朱桓 子異

陸績 子宏猷

駱統

吾粲

五十八卷

陸遜 子抗

陸瑁

朱據

張溫

五十九卷 吳王五子 北監本亦無此四字

孫登 謝景 義門本增

孫和

孫奮

孫霸

孫慮

六十卷

全琮

周魴

賀齊

呂岱

鍾離牧

六十一卷

潘濬

六十二卷

是儀

六十三卷

吳範

趙達

六十四卷

諸葛恪

張休 滕胤

孫峻 孫綝

淮陽王

劉惇

胡綜 徐詳

陸凱 弟胤

六十五卷

王蕃

賀邵

樓玄

韋曜

華覈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刻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摠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

敘語乃注與之注於亦有失之過煩者

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厲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遷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桓帝世宦官專權政刑暴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鄉人有亡豕者與節家豕相類請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爲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荀爽典籍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部section於函谷關搜得其贓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帝曰貸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section奏騰不以介意當經數section以爲高得事上之節高後爲同徒語人曰今日爲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養子嵩嗣官至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爲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騰傳及郭頒世語竝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

供南監本作快拐春秋正義曰作俠快字乃傳寫之誤耳北監本作俠汲宋本作快
史通云周之亶父秦惠晉之伸達師保位乃人臣之極也諸天子可以當之而三省追尊建名比兩漢官官據養帝歸佳加今並不愜故因志所錄耳
按夏侯惇之子林尚清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

則罰高反之者敵國信間蓋不忌信

雷次宗節故作接唐志晉作接雪

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放蕩無度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說

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爲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曜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以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爲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之産業柩無所寘世以此稱爲名臣

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當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常問許子將曰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犯禁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爲頓丘令

徵拜議郎魏書曰太祖從妹夫濟南邴原謂曰今天下將亂非英雄不能救也君有英雄之才而無其職將何以濟之太祖曰願聞其術原曰中興以來政移閹豎朝廷日亂海內豪傑憂國如家欲共剪除而懼其釁發反受其殃故莫敢先舉誠能驅烏合之衆以誅單弱之閹則事如反掌耳太祖大悅

蕃謀誅閹官友爲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遂邪亂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勑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頗都皆希旨見叱貶黜並行彊者內怨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古今治亂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

真通鑑作真非盛者之作責

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僭毀太祖嫉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光和末

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

禁斷法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于漢故其國爲大郡吏民豪彊汝南汝陰亦大郡也太祖到皆誅除其渠帥及宗親中不軌者一郡政教大行一時之間長吏貪殘守宰畏威變節或棄官逃走風聲流聞莫敢復留餘縣聞之各自解去或有惶懼自殺者

疾歸鄉里

太祖至成皋見故太僕袁公公名隗字伯求會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縣

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汝南袁紹豪俠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之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宜有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分野應除於是與彼等結謀靈帝欲北巡問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載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心據宰臣之勢處宮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乘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之德臣議出宮逆故計行如搏

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

真宇從通鑑校

千從南監本

古人勿改通用宋本改

梧与椿本二字但此志俱作梧今從屬新注改正

許從南監本

金城趙幸韓遂殺

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徵
前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
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
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除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
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
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皐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劒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世語曰中牟疑是古
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窃識之爲請得免牟
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令白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
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
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
是歲中平六年也
明年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爲
南陽本在字脫

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輒得脩詩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此可以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來兵能凋談高論噓枯吹生
兗州刺史劉岱
岱劉繇之弟見吳志
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精兵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爲卓軍所敗走遥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何毋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山陽太守袁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邈雖曾爲遺所舉超嘗薦遺於太尉未能得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公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發高能賦觀物如名求之今日唯吾與袁伯業耳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柳長大而能勤學者語在文帝典論
濟北相鮑信
信事見子勛傳
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

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爲太祖。軍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壁深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劒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瑁殺岱。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吾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眭申隨反。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

太谷當作大谷。此項羽戰河北。高祖西入關之路也。

卓兵方盛。未指于敘故。歷述山戰。待內黃作而沒棄之。

治此時僅爲一郡守。其事自韓馥謀始。未在亥豕之誤。

此載君討卓事。敘又改立君是二卓也。

頓在此。敘故曰北面長安。有昌邑在故曰西向。

烏巢之役者
氏之謀略同而
成敗異爲故
用兵要知彼
己也

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賊
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救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
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陛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
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
於夫羅還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擾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
月司徒王允與李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
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
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
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
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
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
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遂
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
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
逼紹太祖與紹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
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
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
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
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

南監本無衆
操之孫自此始

外爲佐用實
陰以保援充
餉也

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胄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

乙南監本作
從

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嵩窮迫後拒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兗州劭時已死 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踊咎於陶謙故伐之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又攻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

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表曰嘉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復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

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流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獲其輜重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袁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殿曰楊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

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宋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竝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兎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勢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觀劉備有雄才

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
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
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左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兒而昂遇害）
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
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
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覲矣）表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
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
橋蹝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蹝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
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
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淯水祠亡將士、歃欲流涕、衆皆感慟、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
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表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公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也、公乃解繡圍）
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通賈詡前、或書曰、賊來追吾、
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
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
公爲遁也、悉軍來追、公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
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
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
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
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

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魏書曰表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群情以安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幾至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種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種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軍官渡表術自敗於陳稍困表譚自青

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
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
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劉
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
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嘯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爲荊州遣迎北忠嘗嘯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
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
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
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
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
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
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
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
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自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
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
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
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
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
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
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
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

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
公遂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
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持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曰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不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竝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攻應劭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也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

三國云分臺与相當矣但指自持之親兵也於上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實

良宇行從南監本

南監本作毋從毋改

抗南北監本俱誤作坑宋本作坑

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本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恒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決耳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紹初聞公之擊瓊

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

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

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

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李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勸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歸勤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

焚之

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

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

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

馗古達字見三蒼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之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沒

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覩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俎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

絕也廣衆盛談設主附着方多其兵雖破未可取也故緩評以養威俟暮易世者須起之勢海以全力往收河北英俊季制安漢先生云曾如操所爲招令村里有拒耳會之殘近項羽而猶借窗易世者往以操画工击破袁紹而猶能用人故也

靈帝時瓊爲佐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校欲活之鑒不忘謂之舅也

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臣謂盍忿能詒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載致薄奠公其尚饗進

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已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庾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苟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至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魏書曰公云不爲寇宮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城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未手使我破尚偏攻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宜與之約言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尚聞公北方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亭其衆降封爲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此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來我斃也尚破我盛何斃之來乎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遏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菹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壍決漳水灌

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壁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壁成、公曰、尚懼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變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擒、梟首、遂屠滅其家、鄴城平、

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永彰鑒戒、紹因世據冀州、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冢加恩於袁氏、爲政之道、於斯頓矣、夫賄絕何哭之有、昔殷高大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樂公皆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

之、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知。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變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擒、梟首、遂屠滅其家、鄴城平、

冀我秋之衆南向以爭天下、所、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罹表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餘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蔵、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降、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譚妻子、冀州平、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蒙廬云古語）臣松之以爲討譚時、川渠冰凍、使民

（注水以通船長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獷平縣名屬漁陽郡）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調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表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咎吾闕違、不勳之咎、那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派水（派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泒河口（泒音鉤）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

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賈禦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賴賢人不愛其財群士追思賈禦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緣吾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到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表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令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帥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

擊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飲還利前後者衆皆懼乘危以徼倖雖得之足所伍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必鄭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蒼曰肄習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

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爲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爲

承相，以位讓璆焉。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公嘗縣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先賢也。

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

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遇無知者乎二二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銅爵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已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嚴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名立譽後乃徵爲都尉又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以爲報效之始故汴水之戰數下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虎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而嫗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忿卒解沮喪病血斗餘遂以憂死今孤據有兗豫帶甲百萬以此爭鋒誰能御之若以時運天命當復有歸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其情耳誠使國家無有孤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常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常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補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守節伏誅以忘先王之欲以忘先人之欲以忘親以全名義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它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永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耳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伐鉞征伐推弱以克强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統若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十六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敕諸將勒兵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軍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擾亂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公乃安甚服或走或流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壁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按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耳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也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虜亦猜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明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陳精光曜日賊憚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衝蒲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臣松之按潘岳西征賦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墻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

弱者出戰強者繼之其挑戰者乃游軍也

可一本而成五字御覽作須臾鼓鐵石功不過也二字

多御覽作純

爾南監本作汾

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

魏略曰楊秋前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

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衞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虞溥江表傳曰

獻帝當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敝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衞。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公旒旒也以旒譬者言爲下所執持不安而也

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群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係文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王室。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於王室

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僭擅君靈。用丕顯謀。翦陽之役。橋雉

閻中宗本 魏公九錫文成矣

郝從南監本

授首、稜威南邁、術以憒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輿將返、張楊殂斃、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我公之野鄭玄云屆極也言範曰終師則殛殛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逆、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西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濆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干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愼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固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鉞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係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槃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日入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於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

（冰據尚書當作氷）
（祚據左氏傳當作胙）

凡十郡封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
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内之任君實宜
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
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
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毓庚曰曛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
興是用錫君兖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
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
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
難官才任賢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
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
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在周語韋昭注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闕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
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
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
僚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
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茅土開上下之門啓賢能之路者所以重社稷廣藩衛也故周公建親戚以藩王室漢祖定天下大啓九國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剏定天下軍師王陵謝侯侯蒯侯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世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父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曹仁振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梁習討虜將軍關内侯王粲傳毅祭酒王邊表漢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蕤關内侯王脩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表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群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表簒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受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勢則周吕邈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

太中南監本作大南宋本作太中

魏公之命及受禪表諸本但錄册書而不著受命之儀今據宋本增入

册文中所稱之號諸本皆不一致今從宋本

前後兩次册命諸本皆重複今從宋本刪去

倣等所大懼也於是公敕外爲竟但受魏郡倣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群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處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倣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爵有裒故能成尊賤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滅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功制於納未足也自昔上覽亡殊無輔之職竊冀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慶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相違分乃受命　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單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運奮會值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權鋒率衆遂值干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赫後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禍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令自全祖宗靈祐醜類克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過明慮有後世至於父不相宜錫身死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魏社稷不意陛下乃發洛邑遷都許昌以逼漢京臣雖駑鈍竊聞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貴中國而賤四方故仲尼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所貴乎王者謂其德教流行變風易俗也自五帝三王未有不先京師而後四方者也昔周公營洛邑以鎮殷民制禮同薄干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敢自私遂其愚慮前將軍關內侯臣鍾繇等議以爲大魏宜都冀方臣亦以爲魏郡古之鄴都四戰之地北阻山河有舟楫之利下有漳滏之用上有平原之饒利盡南海右通巫巴寧南夏侯淵討之

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皇甫義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由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郎掖廷丞中常侍士人迎二貴人於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詹事御府衆黃門監令永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九從虎賁百二十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二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獻帝起居注曰使行中郎將重傳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

隴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衆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不罕、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勸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謝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旌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都督從事、遂說進使誅諸關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章遂爲主、章病卒、遂爲楊等所劫、不得已、遂叛、其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懷、高祚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

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朴胡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貊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與任于外臨事之日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官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若威懷而著湯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之前而後聞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奬勵勿有疑焉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十一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擊之十二月公還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擊之十二月公還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春秋令諸侯奏僕射以天子詔禮自重

中是行也倚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飲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誠哉斯言也三月壬寅公魏書曰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拊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竝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义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遵率土分崩群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紂當此之際唯恐溺入於難以羞先帝之盛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揖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慷慨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群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枹鼓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蔓夷貪賊殄其兇醜盪定西陲縣旗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蕞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

世祖上宋本有生字從宋

蔡宋本作當不連註疑衍不字

安溪先生云操之功烈劉艾奉策圍玄上之社首以向蜀金之符第一至十等若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印綬符策敕服冕旒車駕旌旗依王者之制二辭公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追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義使夕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命罔極崇仰歎慕思其對當有若君者哉賊臣仰歎慕思其對當有若君者哉賊臣

鐵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宇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并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神志榮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徽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陝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按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禮為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為有證

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為

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甸奴前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

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魏書曰北軍執金吾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在濡須口

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

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洋

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陶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汗辱之名有見笑之金求官毋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任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令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出為將守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

王晃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

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

許焼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太守郎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

字德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曰禪討莽何羅忠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等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魏武故事令曰領長史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必與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乘卿輩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王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

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　獻帝春秋曰、牧紀瑗聲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群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　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聚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變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　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捐傷重與于外、黎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日無所見于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老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痺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　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面皆縣後音於是執太守叛應劭曰、音姓也、左傳有音樂之官、或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教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衆見高、貴鄉公傳、宗字本誤作漢、北監本同、毛本作宗、諱鑠、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子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皇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冬十月軍還洛陽　曹瞞傳曰、王更修治舊宮、繕飾觀閣、令過於舊、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群、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惟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曆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一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臣節生民望望、遲遲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風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

陸機弔魏武文云當建安二十三公實大命之所歸光昭於景武將於是年爲魏王明年薨嗣子丕代立踐阼之初、諸侯王皆遣就國、丕以天下初定、欲以恩信懷之、悉留鄴、旣葬、發引、諸王皆會、其明日、當還國、丕復設祖道、悲感流涕、王亦泣下、執手各分東西、臨別、王謂任城王曰、卿與我共事二主、恩義實重、今當遠別、以此相與、悲不自勝、王謂陳思王曰、昔日之會、今何可得、當使後人追思此言、王謂東阿王曰、我與卿別後、當復相見、數日之間、耳目所接、無非新者、惟卿與我、有舊耳、王謂白馬王彪曰、我與汝雖小別、情猶大耳、王謂北海王蕤曰、我與汝恩愛偏篤、當共憂樂、王謂趙王幹曰、我與汝骨肉之親、當相保持、王謂彭城王據曰、我與汝周旋日久、恩情不忍別、王謂燕王宇曰、我與汝恩愛實深、當復會見、王謂饒陽王仁曰、我與汝恩愛實篤、當復會見、王謂樂陵王茂曰、我與汝恩愛實重、當復會見、王謂濟陰王鑠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東武陽王鑒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范陽王虔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中山王袞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陳留王寔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濟北王悌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東平王徽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高陽王志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常山王乂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中山王袞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陳留王寔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濟北王悌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東平王徽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高陽王志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王謂常山王乂曰、我與汝恩愛實隆、當復會見、

因已偃息不違登頓而死史不表書耳當以武帝正諸參証

陸機弔文哉道今有云曹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當效也注中宜補見

對皆操所以成之害

以操之雖陸而猶有孔桂云云見明紀注

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與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群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

餘萬南監本作萬餘從宋本乙

好從南監本作靡

按宋書禮志引此文崔豹作崔鈞當從之鈞西袁紹起兵山東事見後漢書崔駰傳中

袁門耶此條對操所以不斛成之變

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郤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於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於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

子建先郡郭宣作文風耶

小字宋本作持麥以相付

之從南監本去

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評無溢美收佔四州之後不復能有為此志所以不得並
列三國也

文帝紀第二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
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過才遂傳黃吉今
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劒舉茂才不行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
薦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

建安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于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
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
而立為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不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
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慭遺一老
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宜明宜亮寔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
奉策詔授丕永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
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沖憂懷
稱朕意於戲可不勉歟

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

元年二月 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樂賓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
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帝于
四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侵克暴虐者舉其罪

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

史通云古者天子廟號祖宗祖有功而宗有德降及曹氏祖名多濫
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曰太祖至於文明但稱帝已此論亦表陳氏之法云
按如

此兩朱建平事相類或兩傳異也

疑作方

按沒漢書獻帝紀及本傳參校當作十三年

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
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興平五
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
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
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
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頌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爲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滅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
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方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積踐仁義並早卽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海郡百戶牛酒大牾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
魏書曰王素服率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丁亥同姓孫
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魏略曰以特中郎楨爲武德侯
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魏書曰仍鄭甘王照等降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士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皆魏武侯之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議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酒
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
降華後爲兗州刺史見王凌傳六月辛亥治兵於東郊魏略曰公卿相儀王
魏略曰王將出征陳之于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无咎匹夫抗憲以經營輔侯立功多入侍曜明其志是
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以負恩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死
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詩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納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
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

魏文錄毛玠之議

魏末嘗以夏侯爲同姓故與之婚姻孫盛以爲非也

安溪先生云其爲自污歟矣

其言凡近無可採取

司馬彪載其事於袁紹傳中

先王不稱爲德犯其所忌德之死非不幸也其言福善禍淫者不將貴言沮衆容忍耳

非常之物飾其跡託之南征性不喻而貴言迪衆能

傳令曰龍漦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此觀之以城隍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祇礪也稱篤學大儒

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皆魏武侯之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議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

曜常作昭避晉諱改

遂從兩宋本今從兩宋本

搢南監本誤縉兩宋本作搢

南監本作皇祖

三百亦作二百

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使偏將軍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氏王
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
安漢先生云丕之浮誕一至于此
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
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
無外懼備將
與誰守死乎甲午詔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魏書曰設伎樂百戲
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沛霸王之邦眞人本出其復譙祖稅二年
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
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
極其哀思慕涼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悼臣子之愚篤
薨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
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尚鄙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拜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積忘戚君子以爲樂
禍胥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
獎猶未有廢練斬于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
廢練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過密義感闕于群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
德重器崇化變俗固以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陳管蔡罪誅而三帥
爲侯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
摩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
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
其告郡國給棺槨殯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
魏略曰魏王自漢中還洛陽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爲鬼魂
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
魏書曰帝在道路紹夫不得休息機大慕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覩洪壞而念潰
魏乃召群公卿士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
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
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
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群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
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
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
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
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應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

閻大家宋本作閻
漢紀作光裕下文即云屈穀昭明非避普諱而作曜也
月當作年
豐從南監本
作吾則與國字礙

以漢從夏正當數盡四百何與王莽之言易也
右[illegible]不道之言過於東野之作考者矣

堅冰二字為無之證

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
合辭合長于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沉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
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
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
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
事君盡禮人以為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
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
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　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
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群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
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
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
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
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
下踐阼未朞而靈象變于上群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惟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
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犁牛之駮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若今日是矣
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　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
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
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
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
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
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
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
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
昏以弱亡或以雜之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

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
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
日並光日居下其為主反為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
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
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
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
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曆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
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為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
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
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踐祚德配天地行
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
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
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烏為符文王為西伯赤烏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
始起白蛇為徵巨跡瑞應皆為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
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
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
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
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
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聖明
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
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
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
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遺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

米賊識當作奴
烏宋本作烏從宋
祚從南監本已同
大字宋本無眉字

北監本作一宋本亦缺一字宋本有
過南監本作遇從北本改
掃字作埽字從南監本
白烏赤烏南監本白烏赤烏宋本與此本同
聖南監本作盛坦南監本作昭西宋本作坦從宋

悼疑掉

安漢先生云護藏論盜此時司馬仲達亦既見而知之矣

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疆𤍠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心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為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讖萇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為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即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褒䘏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禮享兆民顒顒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餘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飢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眾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論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群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祚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非有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

宣心南監本作宣已宋本作心　中從南監本增　余字杝字從南監本

列疑別誤　恭疑暴誤

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群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顒顒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為富柏成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城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暨於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羿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強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群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群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

祇南監本作祗　遷宋本改　大僕疑太僕　續字永字從南監本

臣漢氏遊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歡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巫許芝今月十七日巳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臣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冊授令臣讀之臣承此規邱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發璽書玉令曰當奉遵聖緩爲讓章吾意奉此詔承天之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吳回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潛處被裘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于載于今稱焉來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踰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敢爲上章遵聖緩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宜告群寮下魏又下天下讀令書深執克讓之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皆石戶北人陛夫陛猶行不合義事不經見昔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聞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基禍大之徵分昔上聖之所蹈違經識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聞帝王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侯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狄而子產嘉申徒狄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師王駘而子產忽之外其不相知也乎今臣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也乎今臣等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所照覆去萬物也是以舜禹天下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神隆大魏符瑞昭著歷世同軌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行逆人心以守私志忙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奉天地之高觀乘無窮之懿動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節辰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竊以死

乃以巫為梨
年之子小人
諫諤至此

魏南監本作改

晉從南監本

安溪先生云
天子之位可
讓寄而係
乎之可嘆

符瑞志
作武時作詩
者從之

請令曰太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序比盛仕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感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祥瑞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懽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專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曙景星治未通旦入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輿莢莢未植階庭蓂莆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尚爲不可少假祇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群瑞炫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逼相迫之如是也遂爲讓章十通國秘無重吾不德也

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曆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軌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遣使者奉令冊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冊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懽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魏王上書曰臣聞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册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竊已有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受文命承其齊聖之美而承歷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

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冀土臣毛宗奉上璽綬

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額項受命歲在豕韋故春秋傳曰顓頊之墟

太南監本作夫

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堯以火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慙色舜發壠畝而君天下不辭滿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祚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圖緩未御固執謙讓上違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百大號天下幸甚今日凡斯皆宜聖德設卦爰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朗是以當之今讓異見聽許外內成被開知　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圖之厥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眾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劉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異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斯而言帝位無逆厥命以戡奉天心豈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濟間或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柴燎未殺而已陰雨以守節爲貴必道信於神靈背合於天地而卜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爲君大所予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收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異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　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悚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兆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　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攸乎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　（南監本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

（精於南監本）

（南監本作違衆逆天）

明炎之會總濛氏神綱之數合堯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由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開拒於禮何居且群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戾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政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禮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事小事且宜以待周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也　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者不譬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帝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奉璽帝聖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　（南監本作國祚）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奏稱參合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宜敘眾心人應厚讓又黃朝知帝王之運終聖德發于虞舜是以讓而不受聖綬固讓章號能昌之倫莫不盡禮尚克讓明詔懇惻本自應許臣竊小人莫不伊甘等聞曰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于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謳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悔或受禪而不辭不玄者未必膺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胄爲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厥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讐遂令土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墮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荊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刑之況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頗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群賢

（南監本）

安溪先生云武侯所謂迫于大禍而苟免者嗚乎亦二三子之不幸也

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己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禪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　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惟隆雜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以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爲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閹官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爲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胄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于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煖饑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勳網漏吞舟之魚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于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群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敍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欵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群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群僚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群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

皆南監本作猶高有悲本改

四語卻爲迫脅篡盜之實錄

歐陽公及司馬溫公皆據受禪碑辛未之文証陳壽爲誤按先諸目都進[illegible]月十七日[illegible]已未直成[illegible]王未許[illegible]二日辛[illegible]始踐阼[illegible]撰直[illegible]又[illegible]代漢

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覩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慚德而王遜讓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於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顗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登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迹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謳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群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乃爲壇於繁陽庚

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干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

在南監本作有從北本校

諱字從宋本

三綱南監本作王綱

比疑作皆

疑有脫文

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謂邾亡天下者謂邾之興也邾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邢將年代久遠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於太廟致胙

尊王太后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

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司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佽奴南單于呼廚泉魏郡淳于長公主

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

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

珠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祀太祖用夏正而服色尚黃

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畏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無故除佳加永變雖爲洛

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

誅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

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

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誤者也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

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

郡一年田租

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九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子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內爲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

魏略曰改長安爲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郊爲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

北南監本作此
云從南監本

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祠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群祀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子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黃瑯襄祭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逾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庇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見陳思王傳

以穀貴罷五銖錢

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眞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顯差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據隴西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洛陽而光武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契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

已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種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曰昔隗囂之獎

補續梅邑子陽之釁起忻關將軍其九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西戎卽敘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爲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爲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荊揚江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險隘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十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

史部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帝引見於承光殿權部等人人前自陳帝爲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鉦車馬衣裳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爲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爲將軍郎將百餘人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治必憑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同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中葉實匡有周荀以天下爲心惟德是授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主迭遷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竇之田趙之禍乎而後世靡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臣松之案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濟陰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廛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

已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葬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葬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矣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山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鄱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於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

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

八此几上肉耳而賊中厲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施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息耆慶士民咸得安息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鴂鳥集靈芝池詔曰此時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儒德茂才獨行君子以咎曹人之刺魏書曰帝西有司奏遣二廟立太皇帝廟太長秋特進侯鄉尚祠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載不毀也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於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於邸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都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有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太武舞辛未校獵於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冬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爲華林

宋書五行志傳曰閭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于建始殿饗祭如家人之禮終黃初不復還鄴竇乐方澤南北郊祀社稷壇神位未有定所此其劉也梅堯臣可署見魏氏礼制之壞不獨一事之徵附著之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政安相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袁西詔曰法有生殺所以示威賞有輕重所以勸善故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司牧之使班宣教化以時序其業理其訟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秦立之不變倚遽之懼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欺以文之風服聖人之遺教參可以日徵其繇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各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是歲穿天淵池

旋從南監本
詩字從南監本改
七南監本作十
著于令典四字從南監本增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巡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輻輳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城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群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時振軍當留許昌督衆軍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大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賊未可圖當舒六軍以遊獵淮汝間十二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癸亥入太徽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臨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曰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譟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虜庭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洋洋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

開築室都徐方量田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遺後官於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曰嶺於崇華前殿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魏氏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眞陳群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宅兆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通盡臨壙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戰魏氏之德仗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爲棄君於惡群等之諫棄軌甚焉鄭城侯禎爲誄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橋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呼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隕喪嗚呼哀哉荒忽悟懵哽咽神鋒抽刃數自僵斃追慕三良誓考諸先記壽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

六

宛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于海岱山寇暴於幷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國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重罷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季康子修從兒發民遭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濟南貢良之燕代獻名馬時歲多獲駑劣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殪麋鹿九雉兒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頃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曹棘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索相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餘子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皆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長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頗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羊蕉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長遠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如其教展以胸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壽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顏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陵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鄭將軍捐棄故使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逐檄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旨從容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補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弹碁能用手巾角撇碁若加之曠大之度廣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滅宇從宋本作併字蔽宇從宋本作能

能南監本作知宋本作

鑲楯御覽作兩鑲撇作閉